

京本通俗小說



京本通俗小说

(原中华上编版)

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祝桥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3.5 字数 56,000

1988 年 2 月新 1 版 198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000,001—7,000 册

ISBN 7-5325-0476-X

I·279 定价: 0.67 元

出版說明

從北宋開始，隨着城市經濟的日趨繁榮，市民階層的相應壯大，爲了適應和滿足他們文化娛樂的要求，於是在大中城市出現了一種叫做「瓦子」的公共說唱場所，而說話藝人所操的這個「說話」行業也大大興盛起來。「話本」就是這些專業藝人留下的講說故事的底本。它原是一種口頭文學，在講說和流傳的長期過程中，經過藝人自己和專爲他們編寫故事的文人的不斷補充和提高，發展到了南宋，就其故事的曲折生動，語言的新鮮流暢，描寫的細緻深入來說，已經具有了短篇小說的格局。更重要的是，這些「話本」相當深刻、多面地反映了當時社會生活的面貌，表達了廣大城市平民的感情和願望，不失爲可供瞭解那個時代的一面鏡子。當然，由於時代的局限，這些「話本」也程度不同地包含着種種消極和落後的成分，這也是毋庸諱言的。

《京本通俗小說》由繆荃孫於一九一五年刊行，共有七個短篇小說。其中優秀的作品如《碾玉觀音》、《志誠張主管》、《錯斬崔寧》等篇，都是通過對不同階層婦女形象的刻劃，控訴了封建

禮教的束縛和封建法制的殘酷，在思想性和藝術性方面，都達到了較高的成就。《碾玉觀音》裏的秀秀，《志誠張主管》裏的小夫人，《錯斬崔寧》裏的二姐，她們處於封建壓迫的底層，善良溫柔，各有自己的鮮明性格、生活道路和對於青春幸福的渴望與追求，但終於誰都逃避不了悲劇的命運。封建統治階級的罪惡，表現在其代表人物身上，如咸安郡王的殘忍，王招宣的狠毒，一個把秀秀活活打死了，一個逼小夫人懸樑自盡；《錯斬崔寧》裏的問官，昏聩胡塗，草菅人民，把一對純潔無辜的青年男女問成了死罪。凡此，都在書中受到譴責，反映了廣大民衆對封建統治階級殘暴行爲的義憤。

另外四個短篇是《菩薩蠻》、《西山一窟鬼》、《拗相公》、《馮玉梅團圓》，從各個側面反映了那個時代人們的生活和思想，讀來也饒有興味。

本書原由古典文學出版社據繆荃孫刻本標點出版。爲應廣大讀者需要，我們利用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一九五九年新一版紙型，訂正了若干標點和文字上的闕失，予以重版。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一九八六年九月

目 錄

京本通俗小說第十卷	一
碾玉觀音(上)	一
碾玉觀音(下)	八
京本通俗小說第十一卷	一六
菩薩蠻	一六
京本通俗小說第十二卷	二七
西山一屈鬼	二七
京本通俗小說第十三卷	四一
志誠張主管	四一
京本通俗小說第十四卷	五四
拗相公	五四
京本通俗小說第十五卷	六九
錯斬崔寧	六九

京本通俗小說

二

京本通俗小說第十六卷……………六

馮玉梅團圓……………六

江東老蟬跋……………一〇

京本通俗小說第十卷

碾玉觀音（上）

山色晴嵐景物佳，煖烘回雁起平沙。東郊漸覺花供眼，南陌依稀草吐芽。堤上柳，未藏鴉，尋芳趁步到山家。隴頭幾樹紅梅落，紅杏枝頭未着花。

這首『鷓鴣天』說孟春景致，原來又不如『仲春詞』做得好：

每日青樓醉夢中，不知城外又春濃。杏花初落疎疎雨，楊柳輕搖淡淡風。浮畫舫，躍青驄，小橋門外綠陰籠。行人不入神仙地，人在珠簾第幾重？

這首詞說仲春景致，原來又不如黃夫人做着『季春詞』又好：

先自春光似酒濃，時聽燕語透簾櫳。小橋楊柳飄香絮，山寺緋桃散落紅。鶯漸老，蝶西東，春歸難覓恨無窮。侵階草色迷朝雨，滿地梨花逐曉風。

這三首詞，都不如王荊公看見花瓣兒片片風吹下地來；原來這春歸去，是東風斷送的；有詩道：

春日春風有時好，春日春風有時惡。不得春風花不開，花開又被風吹落。

蘇東坡道：『不是東風斷送春歸去，是春雨斷送春歸去。』有詩道：

雨前初見花間蕊，雨後全無葉底花。蜂蝶紛紛過牆去，却疑春色在鄰家。

秦少游道：『也不干風事，也不干雨事，是柳絮飄將春色去。』有詩道：

三月柳花輕復散，飄颻澹蕩送春歸。此花本是無情物，一向東飛一向西。

邵堯夫道：『也不干柳絮事，是胡蝶採將春色去。』有詩道：

花正開時當三月，胡蝶飛來忙劫劫。採將春色向天涯，行人路上添淒切。

曾兩府道：『也不干胡蝶事，是黃鶯啼得春歸去。』有詩道：

花正開時艷正濃，春宵何事老芳叢？黃鶯啼得春歸去，無限園林轉首空。

朱希真道：『也不干黃鶯事，是杜鵑啼得春歸去。』有詩道：

杜鵑叫得春歸去，物邊啼血尙猶存。庭院日長空悄悄，教人生怕到黃昏。

蘇小妹道：『都不干這幾件事，是燕子啣將春色去。』有『蝶戀花』詞爲證：

妾本錢塘江上住，花開花落，不管流年度。燕子啣將春色去，紗窗幾陣黃梅雨。斜插

犀梳雲半吐，檀板輕敲，唱徹『黃金縷』。歌罷綵雲無覓處，夢回明月生南浦。

王岩叟道：『也不干風事，也不干雨事，也不干柳絮事，也不干胡蝶事，也不干黃鶯事，也不干杜鵑事，也不干燕子事；是九十日春光已過，春歸去。』曾有詩道：

怨風怨雨兩俱非，風雨不來春亦歸。腮邊紅褪青梅小，口角黃消乳燕飛。

蜀魄健啼花影去，吳蠶強食柘桑稀。直惱春歸無覓處，江湖辜負一蓑衣！

說話的因甚說這春歸詞？紹興年間，行在有個關西延州延安府人，本身是三鎮節度使咸安郡王。當時怕春歸去，將帶着許多鈞眷遊春。至晚回家，來到錢塘門裏，車橋前面。鈞眷轎子過了，後面是郡王轎子到來。只聽得橋下裱褙舖裏一個人叫道：『我兒出來看郡王！』當時郡王在轎裏看見，做幫總虞候道：『我從前要尋這個人，今日却在這裏！只在你身上，明日要這個人入府中來！』當時虞候聲諾，來尋這個看郡王的人，是甚色目人？正是：

塵隨車馬何年盡？情繫人心早晚休。

只見車橋下一個人家，門前出着一面招牌，寫着『璩家裝裱古今書畫』。舖裏一個老兒，引着一個女兒，生得如何？

雲鬢輕籠蟬翼，蛾眉淡拂春山。朱唇綴一顆櫻桃，皓齒排兩行碎玉。蓮步半折小弓弓，鶯囀一聲嬌滴滴。

便是出來看郡王轎子的人。虞候即時來他家對門一個茶坊裏坐定，婆婆把茶點來，虞候道：「啓請婆婆，過對門裱褙舖裏，請璩大夫來說話。」婆婆便去請到來。兩個相揖了，就坐，璩待詔問：「府幹有何見諭？」虞候道：「無甚事，閒問則個。適來叫出來看郡王轎子的人，是令愛麼？」待詔道：「正是拙女，止有三口。」虞候又問：「小娘子貴庚？」待詔應道：「一十八歲。」再問：「小娘子如今要嫁人，却是趨奉官員？」待詔道：「老拙家寒，那討錢來嫁人？將來也只是獻與官員府第。」虞候道：「小娘子有甚本事？」待詔說出女孩兒一件本事來，有詞寄「眼兒媚」爲證：

深閨小院日初長，嬌女綺羅裳。不做東君造化，金針刺繡羣芳樣。斜枝嫩葉包開蕊，唯只欠馨香。曾向園林深處，引教蝶亂蜂狂。

原來這女兒會繡作。虞候道：「適來郡王在轎裏，看見令愛身上繫着一條繡裏肚。府中正要尋一個繡作的人，老丈何不獻與郡王？」璩公歸去與婆婆說了，到明日寫一紙獻狀，獻來府中。郡王給與身價，因此取名秀秀養娘。

不則一日，朝廷賜下一領團花繡戰袍，當時秀秀依樣繡出一件來。郡王看了歡喜道：「主上賜與我團花戰袍，却尋甚麼奇巧的物事獻與官家？」去府庫裏尋出一塊透明的羊脂美玉來，

卽時叫將門下碾玉待詔道：『這塊玉堪做甚麼？』內中一個道：『好做一副勸盃。』郡王道：『可惜！恁般一塊玉，如何將來只做得一副勸盃！』又一個道：『這塊玉上尖下圓，好做一個摩侯羅兒。』郡王道：『摩侯羅兒只是七月七日乞巧使得，尋常間又無用處。』數中一個後生，年紀二十五歲，姓崔名寧，趨事郡王數年，是昇州建康府人；當時叉手向前，對着郡王道：『告恩王：這塊玉上尖下圓，甚是不好，只好碾一個南海觀音。』郡王道：『好！正合我意！』就叫崔寧下手，不過兩個月，碾成了這個玉觀音。郡王卽時寫表進上御前，龍顏大喜。崔寧就本府增添請給，遭遇郡王。

不則一日，時遇春天，崔待詔遊春回來，入得錢塘門，在一個酒肆，與三四個相知方纔吃得數盃，則聽得街上鬧炒炒，連忙推開樓窗看時，見亂烘烘道：『井亭橋有遺漏！』吃不得這酒成，慌忙下酒樓看時，只見：

初如螢火，次若燈火。千條蠟燭焰難當，萬座繆盆敵不住；六丁神推倒寶天爐，八力士放起焚山火。驪山會上，料應褒姒逞嬌容；赤壁磯頭，想是周郎施妙策。五通神捧住火葫蘆；宋无忌趕番赤騾子。又不曾瀉燭澆油，直恁的烟飛火猛！

崔待詔望見了，急忙道：『在我本府前不遠！』奔到府中看時，已搬挈得罄盡，靜悄悄地無

一個人。崔待詔既不見人，且循着左手廊下入去。火光照得如同白日，去那左廊下，一個婦女搖搖擺擺從府堂裏出來，自言自語，與崔寧打個胸廝撞。崔寧認得是秀秀養娘，倒退兩步，低聲唱個喏。原來郡王當日嘗對崔寧許道：『待秀秀滿日，把來嫁與你。』這些衆人都攬掇道：『好對夫妻！』崔寧拜謝了，不則一番。崔寧是個單身，却也癡心；秀秀見恁地個後生，却也指望。當日有這遺漏，秀秀手中提着一帕子金珠富貴，從左廊下出來，撞見崔寧，便道：『崔大夫！我出來得遲了，府中養娘，各自四散，管顧不得。你如今沒奈何，只得將我去躲避則個。』

當下崔寧和秀秀出府門，沿着河走到石灰橋。秀秀道：『崔大夫！我脚疼了，走不得。』崔寧指着前面道：『更行幾步，那裏便是崔寧住處。小娘子到家中歇脚，却也不妨。』到得家中坐定，秀秀道：『我肚裏飢，崔大夫與我買些點心來吃。我受了些驚，得杯酒吃更好。』當時崔寧買將酒來，三盃兩盞，正是：

三盃竹葉穿心過，兩朵桃花上臉來。

道不得個『春爲花博士，酒是色媒人』。秀秀道：『你記得當時在月臺上賞月，把我許你，你兀自拜謝。你記得也不記得？』崔寧又着手，只應得喏。秀秀道：『當日衆人都替你喝采：「好對夫妻！」你怎地到忘了？』崔寧又則應得喏。秀秀道：『比似只管等待，何不今夜我和你先

做夫妻？不知你意下何如？」崔寧道：「豈敢！」秀秀道：「你知道不敢，我叫將起來，教壞了你。你却如何將我到家中？我明日府裏去說！」崔寧道：「告小娘子：要和崔寧做夫妻不妨；只一件，這裏住不得了。要好趁這個遺漏，人亂時，今夜就走開去，方纔使得。」秀秀道：「我既和你做夫妻，憑你行。」當夜做了夫妻。

四更已後，各帶着隨身金銀物件出門。離不得飢餐渴飲，夜住曉行，迤邐來到衢州。崔寧道：「這裏是五路總頭，是打那條路去好？不若取信州路上去。我是碾玉作，信州有幾個相識，怕那裏安得身。」即時取路到信州。住了幾日，崔寧道：「信州常有客人到行在往來，若說道我等在此，郡王必然使人來追捉，不當穩便。不若離了信州，再往別處去。」兩個又起身上路，徑取潭州。

不則一日，到了潭州，却是走得遠了。就潭州市裏，討間房屋，出面招牌，寫着『行在崔待詔碾玉生活』。崔寧便對秀秀道：「這裏離行在有二千餘里了，料得無事。你我安心，好做長久夫妻。」潭州也有幾個寄居官員，見崔寧是行在待詔，日逐也有生活得做。崔寧密使人打探行在本府中事，有會到都下的，得知府中當夜失火，不見了一個養娘，出賞錢尋了幾日，不知下落。也不知道崔寧將他走了，見在潭州住。

時光似箭，日月如梭，也有一年之上。忽一日，方早開門，見兩個着皂衫的，一似虞候、府幹打扮，入來舖裏坐地，問道：『本官聽得說有個行在崔待詔，教請過來做生活。』崔寧分付了家中，隨這兩個人到湘潭縣路上來。便將崔寧到宅裏，相見官人，承攬了玉作生活。回路歸家，正行間，只見一個漢子，頭上帶個竹絲笠兒，穿着一領白段子兩上領布衫，青白行纏扎着褲子口，着一雙多耳麻鞋，挑着一個高肩担兒；正面來，把崔寧看了一看。崔寧却不見這漢面貌，這個人却見崔寧，從後大踏步尾着崔寧來。正是：

誰家稚子鳴榔板，驚起鴛鴦兩處飛。

碾玉觀音（下）

竹引牽牛花滿街，疎籬茅舍月光篩。琉璃盞內茅柴酒，白玉盤中簇荳梅。休懊惱，且

開懷，平生贏得笑顏開。三千里地無知己，十萬軍中掛印來。

這隻『鵠鷓天』詞是關西秦州雄武軍劉兩府所作；從順昌入戰之後，閒在家中，寄居湖南潭州湘潭縣。他是個不愛財的名將，家道貧寒，時常到村店中吃酒。店中人不識劉兩府，謹呼囉喏。劉兩府道：『百萬番人，只如等閒。如今却被他們誣罔！』做了這隻『鵠鷓天』，流傳

直到都下。當時殿前太尉是陽和王，見了這詞，好傷感：『原來劉兩府直恁孤寒！』教提轄官差人送一項錢與劉兩府。今日崔寧的東人郡王，聽得說劉兩府恁地孤寒，也差人送一項錢與他。却經由潭州路過，見崔寧從湘潭路上來，一路尾着崔寧到家，正見秀秀坐在櫃身子裏。便撞破他們道：『崔大夫！多時不見，你却在這裏！秀秀養娘他如何也在這裏？郡王教我下書來潭州，今遇着你們。原來秀秀養娘嫁了你？也好！』當時誑殺崔寧夫妻兩個，被他看破。

那人是誰？却是郡王府中一個排軍，從小伏侍郡王，見他朴實，差他送錢與劉兩府。這人姓郭名立，叫做郭排軍。當下夫妻請住郭排軍，安排酒來請他，分付道：『你到府中，千萬莫說與郡王知道。』郭排軍道：『郡王怎知得你兩個在這裏？我沒事却說甚麼？』當下酬謝了出門。回到府中，參見郡王，納了回書，看看郡王道：『郭立前日下書回，打潭州過，却見兩個人在那裏住。』郡王問：『是誰？』郭立道：『見秀秀養娘并崔待詔兩個，請郭立吃了酒食，教休來府中說知。』郡王聽說，便道：『叵耐這兩個做出這事來！却如何直走到那裏？』郭立道：『也不知他仔細。只見他在那裏住地，依舊掛招牌做生活。』郡王教幹辦去分付臨安府，即時差一個緝捕使臣，帶着做公的，備了盤纏，徑來湖南潭州府，下了公文，同來尋崔寧和秀秀。却似：

皂雕追紫燕，猛虎啖羊羔。

不兩月，捉將兩個來，解到府中；報與郡王得知，即時陞廳。原來郡王殺番人時，左手使一口刀，叫做『小青』；右手使一口刀，叫做『大青』；這兩口刀不知剝了多少番人。那兩口刀，鞘內藏着，掛在壁上。郡王陞廳，衆人聲喏，即將這兩個人押來跪下。郡王好生焦躁，左手去壁牙上取下小青，右手一掣，掣刀在手，睜起殺番人的眼兒，咬得牙齒剝剝地響。當時誑殺夫人，在屏風背後道：『郡王！這裏是帝輦之下，不比邊庭上面。若有罪過，只消解去臨安府施行。如何胡亂凱得人？』郡王聽說道：『叵耐這兩個畜生逃走，今日捉將來，我惱了，如何不凱？既然夫人來勸，且捉秀秀入府後花園去；把崔寧解去臨安府斷治。』

當下喝賜錢酒賞犒捉事人。解這崔寧到臨安府，一一從頭供說：『自從當夜遺漏，來到府中，都搬盡了。只見秀秀養娘從廊下出來，揪住崔寧道：「你如何安手在我懷中？若不依我口，教壞了你。」要共逃走。崔寧不得已，與他同走。只此是實。』臨安府把文案呈上郡王。郡王是個剛直的人，便道：『既然恁地，寬了崔寧，且與從輕斷治。』崔寧不合在逃，罪杖，發遣建康府居住。當下差人押送。

方出北關門，到鵝項頭，見一頂轎兒，兩個人抬着，從後面叫：『崔待詔且不得去！』崔寧認得像是秀秀的聲音，趕將來又不知恁地，心下好生疑惑。傷弓之鳥，不敢攬事，且低着头只顧

走。只見後面趕將上來，歇了轎子，一個婦人走出來，不是別人，便是秀秀，道：『崔待詔，你如今去建康府，我却如何？』崔寧道：『却是怎地好？』秀秀道：『自從解你去臨安府斷罪，把我捉入後花園，打了三十竹篔，遂便趕我出來。我知道你建康府去，趕將來同你去。』崔寧道：『恁地却好。』討了船，直到建康府。押發人自回。若是押發人是個學舌的，就有一場是非出來。因曉得郡王性如烈火，惹着他不是輕放手的；他又不是王府中人，去管這閒事怎地？況且崔寧一路買酒買食，奉承得他好，回去時，就隱惡而揚善了。

再說崔寧兩口在建康居住，既是問斷了，如今也不怕有人撞見，依舊開個碾玉作舖。渾家道：『我兩口却在這裏住得好。只是我家爹媽，自從我和你逃去潭州，兩個老的吃了些苦；當日捉我入府時，兩個去尋死覓活。今日也好教人去行在取我爹媽來這裏同住。』崔寧道：『最好！』便教人來行在取他丈人丈母。寫了他地理脚色與來人，到臨安府尋見他住處，問他鄰舍，指道：『這一家便是。』來人去門首看時，只見兩扇門關着，一把鎖鎖着，一條竹竿封着。問鄰舍：『他老夫妻那裏去了？』鄰舍道：『莫說！他有個花枝也似女兒，獻在一個奢遮去處，這個女兒不受福德，却跟一個碾玉的待詔逃走了。前日從湖南潭州捉將回來，送在臨安府吃官司；那女兒吃郡王捉進後花園裏去。老夫妻見女兒捉去，就當下尋死覓活，至今不知下落，只恁地關着門』